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七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　朱氏申曰送死大事也此篇所記皆喪事之大者故以大記名篇　吳氏澄曰此篇是每章

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

云大記

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縣音元去起吕反首手又反牖音酉注或為墉音容屬音燭纊音曠

正義鄭氏康成曰疾困曰病徹縣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静也凡樂器天子宫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

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方氏慤曰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有故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庶人深衣纊今之新綿易動摇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褻孔氏穎達曰君謂諸侯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東方

生長鄉生氣也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文王世子云世子親齊玄而養　應氏鏞曰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闕於耳矣徹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　黄氏乾行曰絶氣以上生者愛親之至情也男子以下死者謹終之正道也

案此與儀禮文小異儀禮云疾者齊養者皆齊二句最得禮意鄭注云齊正性情也疾者正養者亦不敢不正去褻衣惡其汚遠婦人為其褻此疾者之正也

樂散心志撤去之猶祭而齊則不樂此為疾者亦為養者也寢東首於北牖下不待疾遽而然廢牀屬纊在彌留之頃望其生故廢牀惟恐其絕故屬纊俟其絕俟字觀鄭注作候當是字誤候占也猶醫家候脉候其生非候其死也持體者若欲持而留之也存疑鄭氏康成曰外内皆埽為賓客將来問病也方氏慤曰伯牛有疾子問之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来視之時也孔疏據論語知之方氏慤曰與郊特牲社在北牖下同義欲君南面視之

陳氏澔曰儀禮圖無北牖西北隅曰屋漏北即屋漏歟 男女改服為賔客來問病亦朝服也 孔氏頴達曰病困改服故檀弓曰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

辨正應氏鏞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埽者肅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

案室南有牖北無牖鄭注或為北墉陸氏釋文舊音容是本文作墉可知方氏因俗本訛牖因附會社之北牖謂欲君南面視之夫亡國之社乃北牖郊特牲

所祭之社亦北墉無北牖也大記統言君大夫禮何獨分此句為君視大夫疾乎若大夫寢於北則君自南户入北面視之矣如何能南面乎陳氏以北牖為屋漏亦非屋漏是中霤非牖也　又案男女改服亦養者皆齊之意病者既徹褻加新男女自應改服非專為賓客来問病也羔裘玄冠即是朝服始死則易白布深衣而扱上衽矣非死而易羔裘玄冠也孔疏誤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死者必皆於正處寢室通耳孔疏士喪禮死於適室是寢室通其尊者所不燕焉孔疏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方氏慤曰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適猶適子之適以正言之言正以別他下室及燕寢也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孔疏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者是諸侯之次婦與大夫之命婦敵故互言之內子卿之妻也吳氏澄曰內子卿大夫正妻已命稱世婦未命但稱內子下室

其燕處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貴賤死寢不同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故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於小寢譏即安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諸侯大夫與妻皆死於適寢命婦死於正寢卿之妻未命則死於下室至小斂後遷尸還正寢也士之妻各死正室夫妻皆然故云皆也 方氏慤曰士與其妻皆死於寢賤無嫌故也 案士與妻亦各死於其寢之正故夫

曰正寢妻曰內寢非謂得死於夫之寢

存疑鄭氏康成曰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　孔氏穎達曰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

案此亦互言之意但下寢之上次寢之上說既無據亦濛混未明

陸氏佃曰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祿然克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內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

辨正吳氏澄曰此記止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

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天子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為適妻之稱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為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卷本又作衮同

古本反屈音闕赬赤貞反襢知彦反稅他亂反號戸高反卷衣之卷俱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孔疏簨虡階梯之類故狄人設階也小臣君之近臣朝服所以事君之衣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驚其夫人用褕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孔疏夫人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

公婦人擧子男之妻男子擧上以見下婦人擧下以見上是互言也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孔疏天子諸侯屋四注東西兩頭為屋簷霤下故言東霤大夫以下南北二注而為直頭頭即屋翼危棟上也孔疏復者升東翼而上當屋東西之中履屋上高危之處而復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黃氏震曰公館則情可伸故復私館則於主有嫌情不可伸故不復孔氏穎達曰此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

之階死者封内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無林麓故狄人設階小臣君之親近冀君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衮冕而下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言世婦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稅衣六衣之下也北面求陰之義鬼神所嚮也號號

呼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待衣於堂前者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也復者投衣畢往西北榮而下初復是求生故自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還故就幽陰而下

敖氏繼公曰與升時相變也下設奠升降異階其義皆然

因取西北扉為便也 馬氏晞孟曰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復聖人制此

豈虛禮與孝子之情茍可生死而肉骨者無不為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哉　彭氏汝礪曰大夫妻其上服惟襢衣襢之言亶也亶誠也周禮及詩作展士以爵弁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因以名服稅衣六衣之下士妻得服之稅即襐字　又曰上公衮服九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繪於衣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繡於裳侯伯鷩服七章自華蟲而下子男毳服五章宗彝藻粉米畫於衣黼黻刺於裳大夫

以玄禎前袞衣鷩衣毳衣皆玄而有畫此衣不畫故獨得玄名惟裳刺黻而已大夫玄衣纁裳故名玄禎士爵弁纁裳夫人用禕衣禕當為翬雉衣也色玄侯伯夫人用褕狄即揺翟色青二者皆刻繒五色畫之綴衣上子男夫人用屈狄即闕翟刻繒為雉形不畫色赤世婦以襢衣色白無畫士妻以褖衣色黑

餘論陸氏佃曰幸其生故使虞人狄人設階周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亦是此意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袡而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婦人稱字不以名行也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　孔氏穎達曰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

稱名婦人並稱字氣絶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惟哭先復復而不生故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陳氏祥道曰當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疏浴而去之者也　方氏慤曰税與褖皆謂之緣衣祭之緣衣謂之税嫁之緣衣謂之褖

衆復而後行死事檀弓所謂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也

存異陸氏佃曰禮衣有袡稅衣亦有袡復升而復袡下垂故不以 郝氏敬曰袡裙也下體之服屬陰故不用 案男子殊裳婦人不殊裳如陸郝說截去其半乎純衣纁袡明見士昏禮諸說妄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 孔氏穎達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也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為輕也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婦人往踊而此云踊者

通自上諸條並踊也

存疑陸氏佃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案孔疏明言通上如陸說則主人兄弟皆不踊恐非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孔疏既夕

禮設牀第當牖士喪禮將含商祝入當牖北面故知牖下南首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内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孔氏穎達曰此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於東方士喪禮主人坐於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士喪禮言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在室内東方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宜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

室内卿大夫等或當在户外之東方遂繼主人之後也有司庶士卑故在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但士禮略人君當以帷障之内命婦則世婦及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於西方也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疏於内命婦故在户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舅之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　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隂陽之大分

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有倫矣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案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　陸氏佃曰卿大夫序於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為卿大

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

為內命婦服視卿大夫服與

案士喪禮言小功以下衆兄弟此言有司庶士合二

說論之則皆在堂下明矣疏說未安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

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

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

手承衾而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夫命婦来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皇氏侃曰尊者坐卑者立謂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卿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尊卑非謂對死者為尊卑也若今所行之禮與古異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　孔

氏頴達曰此明大夫士初有喪哭位之禮大夫之喪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此是為喪來哭者若有吊者當立哭不得坐也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略可知也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　黄氏震曰大夫變子言主人下於君也　陳氏澔曰承衾而哭猶若致其

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初死時

案此下疑脫君設大盤四節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孔疏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下文士出迎大夫不送於門外或至門孔疏下文大夫於君命出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然不當斂其來非斂時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大夫士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

賔之節寄公失國之君國賔鄰國大夫來聘者未小
斂去小斂遠不當斂去小斂近士之喪大夫來弔其
主人於大夫来弔不當小斂之時尚為大夫出若當
斂而至則擯者以主人有事告檀弓云當事而至則
辭焉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
之前唯士為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
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
送於外門外於時賔有大夫則拜之非特出迎賔也

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絶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審反拊音撫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孔疏寄公有賓義也國賓位在門

東孔疏或本是吉使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皆北面孔疏凡弔北面尸在堂上故向之也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孔疏稍依吉禮就賓位向主人也國賓門西北面孔疏亦漸吉就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孔疏大夫與士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即位西階下在大夫北大夫特來則北面孔氏穎達曰前明出迎賓遠近此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主人鄉寄公國賓之位拜訖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於西

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　郝氏敬曰惟罪人徒役不冠周禮司圜職云罷民弗使冠飾而任之以事始死喪冠屨未成又不敢著吉冠屨故自毀如罪人

案問喪云親始死徒跣扱上衽交手哭孔疏謂扱深衣前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為妨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為哭也即此扱衽拊心

存疑陸氏佃曰迎逢也凡言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孔疏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故鄭知此時在堂上北面也小斂之後遷尸於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孔氏穎達曰前明男子迎賓此明婦人迎賓也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馮皮冰反說本作稅同他活反髽側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孔疏謂死數往

曰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拾踊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歛之節及拜迎於賔及奠祭弔者之儀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歛當户内故主人在户内稍東西面歛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馮尸竟亦踊主人袒者爲小歛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

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括髮用麻士既小斂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亦用麻也帶麻謂婦人要絰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於西房與男子異處

存疑呂氏大臨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

辨正黃氏幹曰喪禮義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

而數則三日而斂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惟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　又曰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髪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又士喪禮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髪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　又曰喪服斬

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

絞帶布帶當考

案喪禮主人袒括髮絞帶與婦人髽同時而稍先至

其先男子襲絰而帶麻者盖男子所重在首婦人所

重在腰括髮與帶麻並行盖各重其所重耳帶絰非

男子所重故婦人先之非無絞帶之謂也又男子袒

故下云襲絰婦人不袒呂亦以襲絰言之尤誤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也降拜拜賓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此士禮也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乃馮尸　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見下文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陳於堂孝子男女親屬扶捧之至堂也降下也適子下堂拜賓也

通論陸氏佃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盤曰夷

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氾孚梵切與汎愛之汎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　熊氏安生曰大夫士拜卿大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

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賓同故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小斂訖拜賓也君謂嗣君也小斂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寄公國賓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士賤不人人拜之每一面三拜士有三等故也旁猶不正也夫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婦不言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拜内

于亦然衆賓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寄公尊故先言之大夫士是先君之臣同服斬小斂訖出列庭位故嗣君出拜之大夫士妻夫人亦拜之此經唯舉君喪拜賔不云大夫士者文不具也大夫士喪拜賔亦然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賔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

案熊氏以大夫士拜卿大夫屬下為句孔以大夫士屬上為句謂大夫士為先君之臣故嗣君出拜之夫

卿大夫士乃同服斬衰者非寄公國賓之為客者比也君安得拜之君不拜卿大夫士則夫人亦不拜大夫内子士妻矣經文當以君拜寄公國賓絶句是君禮大夫士拜卿大夫以下是大夫士禮夫人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絶句是君禮大夫内子士妻以下是大夫士禮孔謂不言大夫士文不具誤也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案此當作阼階下之位傳寫之誤也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孔疏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卑諸侯尊也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記異者孔疏謂所以異於父也乃奠小斂奠也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

孔氏穎達曰主人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

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為父喪拜賔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髪若為母喪至拜賔竟即位時不復括髪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拜賔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未小斂前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也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以朋友之恩故加帶絰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更也主人先踊

婦人踊弔者踊踊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此皆謂未成服前若成服後其錫衰緦衰等已具上檀弓疏陸氏佃曰鄭氏謂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言加武則著不以居冠弔據居冠

屬武後絰弔服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加武者主人既素冠素弁弔者故加素弁於武也　郝氏敬曰加武者吉冠玄武今加縞武所謂玄冠者易之示變也雜記小斂環絰公大

夫士一也亦謂加絰於武此未成服視小斂之禮若成服弔則弁絰錫衰矣

案孔謂凶冠冠與武連吉冠冠與武不連以玉藻居冠屬武則禮冠不屬武為據夫武者冠之下卷上以一幅布襞積為梁必與武相屬而後冠成若未屬武亦不成冠矣況居冠屬武正吉時常服而反謂吉冠不屬武何也孔又謂主人未成服弔者羔裘玄冠顯與羔裘玄冠不以弔違矣家語季桓子死諸大夫羔

裘弔子游問曰禮與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是明言不可以羔裘玄冠弔雖始死未成服猶當易之而往朱子言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是也孔謂此始死子養疾者易之子游問弔者孔子乃以其子答乎親始死子笄纚則去冠矣豈易玄冠乎且經言弔者襲裘是弔者原素服但猶裼衣至此襲之也言加武是弔者原素冠但無絰至此加絰於武也孔謂加素弁於武尤不可解弁與冠異制今

去吉冠之梁存吉冠之武又加一素弁其經又不加素弁上而加吉武上成何弔冠又不言易服但加一麻帶於朝服上成何弔服乎郝敬謂加縞武於吉冠亦未確謂加經於縞武則得之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縣音元

正義鄭氏康成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絶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為䕺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孔疏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

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亨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煮之也周禮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

賓出徹帷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孔疏尊者禮舒也士

卒斂即徹帷孔疏據士喪禮徹或為廢

案賓出徹帷四字當在前與主人拾踊下脫在此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　孔氏穎達曰此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哭尸於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故奔喪注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也諸婦南鄉謂主婦以下在家

者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

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送迎敵者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

無女主以下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内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無男主則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之位鄉云女有下堂謂此也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為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為後者不在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也若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為主拜賓也若主行近在竟内則俟其還乃殯葬

若主在國外不可待而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無主釋所以使人攝及以襃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　方氏慤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為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為也故無無主也

存疑應氏鏞曰有爵無爵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為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大夫或弔於

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為後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有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若如注說則為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茍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焉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者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以受有爵之弔乃為相稱又何辭焉

綵喪有賓客之主有饋奠之主有主饋奠即主賓客者有主饋奠不主賓客者饋奠惟以親者主之賓客則以爵之尊卑為衡若為後者有爵而在外則在家者雖士於饋奠必主之於賓無不辭者所謂士不攝大夫也若為後者無爵在外而在家者亦無爵則賓客可主在家者有爵則於賓亦當以主不在辭所謂大夫不主士之喪也則孔疏於有爵無爵皆係為後不在者言未可非也應氏謂有爵無爵係於弔者則

於大夫於士有異禮前已言之矣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輯側立反去起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孔疏以下云大夫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

杖是同日此不同日知別親疏輯歛也歛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未成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孔疏以經前云子後云君嫡是別人故明之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孔氏穎達曰自此至隱者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後杖之節制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

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内宗外宗嫁為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扶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殯柩在門内神明所在故入門輯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

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喪之地則得扶杖拄地即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焉子有王命去杖者世子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輯杖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輯杖者君謂世子大夫與世子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為君杖不相降故並得杖拄

地也　陸氏佃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

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内子為夫人之命去杖

為世婦之命授人杖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

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孔疏經云大夫之喪

則其子非大夫又云大夫有君命是子為大夫故知二者通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

同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大夫杖節大夫死後三日

既殯應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内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皆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内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内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

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案疏云下如大夫定本作如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者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孔疏殯為死者故數往日杖為生者故數來日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　孔氏穎達曰此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除死日為二日也三日殯之明日也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

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　陳氏澔曰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斷丁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孔疏辟適子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子在門外位去之不得即位熊謂君大夫士之庶子同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

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孔疏即殯宫門棄杖於隱者杖是喪至尊為人得而褎之　孔氏頴達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既攅塗之後哭殯可以杖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為尊則斂去其杖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盤本又作槃造七報反併步頂反襢之善反第側里反含胡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札爛脱在此耳造猶内也禮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内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凉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初死沐浴之節造冰者造内其冰於盤中夷盤

亦內冰小於大盤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襢露笫
簀浴時無席為漏水也設冰無席為通寒氣也含襲
遷尸此三節各有牀惟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
喪禮云商祝徹枕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
案孔謂大夫士明日小斂設冰天子諸侯亦三日小
斂恐不然夫冰之設恐暑氣鬱蒸尸易腐也士喪禮
既沐浴乃設夷槃蓋士卑原不用冰而斂亦速故既
沐浴乃設冰耳若天子諸侯三日而斂尚未設冰若

當盛暑尸不已腐乎何以浴何以襲本經言設冰乃言牀葢冰在牀下設冰與遷尸於牀同時必無天子諸侯之用反遲於士一日也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荒胡反去起呂反楔桑結反柶音四綴丁劣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云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　孔氏穎達曰此又明初死

之節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不生故遷於牀近南當牖前所謂正尸也幠覆也斂衾者大斂之衾被也遷尸在牀用斂衾覆之楔柱也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曲屈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邊令直不辟戾也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自始死至此貴賤同

敖氏繼公曰燕几平生燕居時所馮者

存異崔氏靈恩曰几形曲仰而拘足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枓音主又音斗絺勑其反挋音震它音他

正義鄭氏康成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浴時也管人主舘舍者汲謂汲水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

索但縈㞗軓之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枓酌盆水沃尸用盤於牀下盛浴水絺是細葛除垢為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平生尋常之日也浴竟小臣翦尸足之爪坎者甸人所掘階間取土為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內外宜别故母喪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也事事如前惟浴用人不同耳

存異方氏慤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

故使之汲水焉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差七何反垼音役重直龍反鬲音歷扉扶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

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孔疏沐與浴俱有枓有盤此浴云枓沐云

盤是丈相變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孔疏公食大夫禮黍稷正饌稻粱為加是黍味美而貴故疑天子用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沐也粱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將沐甸人為土堡塹竈於西牆下以煮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御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就御者受淅汁往西牆於堡竈鬲中煮之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煮沐汁爨然也謂正寢為廟神之也煮汁熟管人取以升階

授堂上御者御者乃為尸沐瓦盤貯沐汁用巾拭髮及靣士喪禮注云抿晞也清也事事如平生小臣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浄之汁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窦既夕禮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

存疑孔氏穎達曰重鬲謂縣重之罌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為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簝縣之覆以

葦席也舊云抽取屋西北簷熊氏云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

案荀子禮論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楊倞注象生執謂象生時所持之事執或為持此經所謂如它日即此意　鄭注士喪禮甸人有司主田野者賈氏疏曰甸人當是甸師之屬是也陶人有司主瓦器者說文鬲鼎屬實五㲄斗二升曰㲄象腹交文三足或從瓦曰䥶今案鬲瓦釜即鬵也下為瓦竈加鬲其

上爨之謂之重鬲者有二有兩上者小下者大重疊加之而相間隔下鬲煑者極熟則上鬲蒸者亦熟旁亦有兩耳可懸也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為堡於西牆下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是鬲與盆盤瓶敦為五物不可謂鬲為瓶又重鬲二鬲也士喪禮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是也重平聲孔疏以為縣重之罌因為重鬲亦非也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者疏引或說取屋外當厞隱處之薪以為爨備一說耳

據經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薪之用以爨則舊說是也鄭注若云此室不可居故徹之蓋將以為殯宮即遷廟易檐之意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粥之育反溢音逸莫音暮疏食音嗣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納財謂食穀也諸妻御妾也同言

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孔氏穎達曰以下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此明君喪食之禮財穀也謂所食之米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作之無時當須豫納故云納財居喪因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算士則病輕故疏食疏麄也食飯也麄米為飯亦水為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

案記言衆士食粥又言士疏食説若齟齬故有疑衆士為衍文者不知衆士者朝廷之士也士者縣都疏遠之臣也雜記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疏以士為邑宰疏所謂士卑恩輕者也夫君恩固不可以輕重言然迹遠分卑固有殺於朝廷之士者聖人因人情而制之禮其居也以堊室其食也以疏食蓋哀戚由心不容勉強覾其會通其意固已微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

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疏案律歷志合龠為合合重二十四銖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絫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絫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也

辨正王氏肅曰滿手曰溢　敖氏繼公曰兩手曰匊

一手曰溢

案王肅云滿手曰溢是也敖說因之鄭以溢為鎰過

矣但鄭所謂二十兩於今不及五兩所謂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於今亦二合一勺耳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陳氏澔曰謂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大夫禮也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案士喪禮有主人有衆主人故云主人中兼之喪

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檀弓主人主婦歠粥主婦謂女主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正義鄭氏康成曰果瓜桃之屬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案婦人當未葬之先本疏食矣葬後不復有所加者

蓋弱體食粥固患其或傷食既可以養生自不必求多於疏食之外是疏食者強弱之質與主人異既葬而猶疏食者哀戚之誠與主人同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盥古緩反篹本又作匴音算

正義鄭氏康成曰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篹或作篹　熊氏安生曰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　孔氏穎達曰

此明食之雜禮歠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也然閒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異　彭氏曰乾肉味澀醴酒酒之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即嘗淳厚之味故先食乾肉飲醴酒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

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音基為於偽反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孔氏穎達曰此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謂義服也正服則二日不食九月之喪謂事同期也

案九月之喪猶期謂亦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言此二者獨食飲則可不可共他人歡樂而食肉飲酒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羮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比必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叔母以下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孔疏諸侯當言舊君大夫稱主故知關大

夫性不能食粥可食飯菜羮有疾食肉飲酒為其氣微也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毁不散送

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孔氏穎達曰此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並言之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閒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殤降者也致毁謂致極哀毁散送謂經帶垂散麻

雜記云五十不致毁王藻云五十不散送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食音嗣　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　孔氏穎達曰此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陳際龍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八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二

小斂於戸内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徒點反葦于鬼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孔疏始死至大斂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蒲席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

席士畢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也大斂云布席如初

案說文簟竹席蒲與葦皆草席黃氏日抄云簟細蒲次之葦麄見君與大夫士隆殺之別士喪禮下莞上簟孔疏士畢不嫌得與君同或記者傳聞異辭

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

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戸交反縮所六反縞古老反稱尺證反紟其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絞旣歛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孔疏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旣終故以天地終數歛之也士喪禮小歛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葢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歛無紟孔疏以下大歛言布絞布紟此但言布絞知之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　孔氏頴達曰以布爲

絞從者一幅竪置於尸下横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横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絞紟不在十九稱之列

存疑孔氏頴達曰房中者東房大夫士惟有東房也

辨正朱子曰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

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案聘禮賔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於館也賔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

總論孔氏頴達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及襚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此明小斂之衣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幅一作畐方服反辟補麥反又音壁紞丁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孔疏絞紟布皆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强也孔疏小斂布少用全幅布欲得堅束力强大練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孔疏凡物細則束縛牢急

大斂衣多故須急也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孔疏領被頭側被旁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孔疏識記也時恐其或倒故記之案生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紞或為點孔氏穎達曰此明大斂之事布絞縮者三取布一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横者五者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横於縮下布紟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一是始死覆尸者士喪禮幠用斂

衾注大斂所幷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士既然明大夫以上亦然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鄭注雜記篇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言之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絞以一幅之布分爲三段辟擘也小斂絞全幅析裂其

末為三大歛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 吳氏澄曰
辟讀如闢開也小歛之絞以布之全幅為數大歛之
絞以布之小片為數大歛横縮之絞八片皆狹小故
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小歛横縮之絞是全幅之布
則其末須是剪開為三方可結束紟五幅者蓋用布
五幅聯合為一如今稱布被歛衾直鋪布衾横鋪歛
時先緊捲布紟以包裹歛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
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横絞之五也

存異皇氏侃曰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襚音遂複音福褶音牒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君無襚者不陳不以斂也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

著也　孔氏頴達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用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衣有倒領在足間者惟祭服不倒也君斂悉用己衣臣有致襚不得陳用也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畢盡用已正服乃用賔客襚者也用衣之美者故言祭服若親屬有也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　案親者襚不將命衆兄弟外兄弟使人將命不親致朋友則親致之

親者禮畧其情重者禮隆其情淺也 疏 祭服無筭筭數也大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大夫士猶小斂主人猶用複衣複衾若襚亦得用祫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 陳氏澔曰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

存疑熊氏安生曰君無襚大夫士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 孔氏穎達曰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君襚 胡氏銓曰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襚士喪禮具之

辨正吳氏澄曰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不合孔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禪音單

正義鄭氏康成曰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是也孔疏袍繭衣上加稅衣表之乃成稱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為其褻也孔疏証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安生曰褻衣所用尊卑

不同士襲而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褖衣純衣注云褖所以表袍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緣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雜記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則大小斂無可知也　孔氏頴達曰袍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也

陸氏德明曰衣單複具曰稱　黄氏震曰袍必有表

內外相稱衣必有裳上下相稱

案袍必有表乃爲一稱男子禮服衣與裳殊恐止有衣無裳故又言必有裳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篋苦協反詘丘勿反紵直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猶受也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　孔氏穎達曰列采謂五

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不入陳之也絺是細葛綌是
麤葛紵是紵布此褻衣也　陳氏澔曰陳衣者實之
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者所委之衣也
吳氏澄曰篋𠤩盛之者示慎重不輕褻之意自西階者
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
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正義鄭氏康成曰袒者於事便也侍猶臨也大祝之

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　孔氏頴達曰此明斂所用之人大小斂事多故袒為便遷尸入棺事少故襲大祝是接神者君尊故使親執斂事是猶執也衆祝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大夫卑故大祝侍之侍謂臨檢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士之喪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士舉遷尸是也商祝祝習商禮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

辨正吳氏澄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為下大夫喪祝之爵為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涖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差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

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檢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檢衆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紐女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衽衽向左反生時也　孔氏頴

達曰此明斂衣之法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並言者為下諸事出也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案衣原有兩衽但生則右衽在外死則左衽在外所謂襲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與音預其當作共

正義鄭氏康成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

褻之執或為僦　孔氏穎達曰斂者謂大祝衆祝之屬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為執事專心則增感故斂竟皆哭也士與其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助斂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不使斂也生經有恩死又為之斂為之廢壹食斂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存疑吳氏澄曰上言既斂必哭蓋通為大胥衆胥及士而言此言一不食蓋專為士之生嘗共事死又與

斂者言其情厚於大胥衆胥等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冒莫報反 殺色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為材 孔氏穎達曰此明尊卑冒制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各縫合

一頭又縫連一邉餘一邉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制如直囊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邉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大夫綴旁五士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畫殺為斧文也凡冒謂通貴賤也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從足韜上長三尺徃猶後也小斂前有冒小斂後衣

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為囊及旁綴也　又曰始死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素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別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夷衾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總入大斂衣内并斂之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鋪普吳反又音敷　馮音憑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弁絰者未成服　孔疏成服則著喪冠弁是未成服小斂亦然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大斂時節也序謂東

序端謂序之南頭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臣立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為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君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商祝鋪絞紟衾衣等致於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

尸故先盥手於盤上也斂上即斂處宰告者斂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而起踊夫人亦馮尸而踊馮竟乃斂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菜注如字今作采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孔氏頴達曰此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士喪

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向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者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别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

之思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其子不得升故鄭注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案士喪禮君釋菜入門注疏訓為釋菜禮門神也與此記釋菜之解正同蓋古人蘋蘩之菜可薦鬼神故月令有入學釋菜之節學記有皮弁祭菜之儀其明證也或謂菜當作采謂時未成服故君釋采色之服

而素服以入也抑知君臨臣喪當未成服而往則君仍朝服如既成服而往則君又自衣疑衰也又安有所為采服而臨入門時始釋之哉或說謬已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疏鋪衣列位男女之儀如大夫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目孝子踊節　吴氏澄曰踊之節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君撫大夫撫内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

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長竹杖反奉芳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撫以手案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馮謂扶持服膺也君於臣撫之至夫與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淺深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凡馮尸興必踊悲哀之至馮尸必坐　孔氏穎達曰此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大夫貴故君自撫之大夫以室老為貴臣以姪

娣為貴妾死則為之服故並撫之也君大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并云馮通言耳士賤故馮及庶子謂庶子無子者也有子則不馮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不得馮也凡馮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君尊於臣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尊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案尸心與君為臣

同也妻於夫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執心上衣也不當君所者君已馮心則餘入馮者宜少辟之凡馮尸必哀殞故起必踊泄之馮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也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　吴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

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

案馮者俯而就之其統名也馮必當心以我悲切之心致之猶若欲彼知之也撫以一手親之奉以兩手為恭也拘執既馮其心又摻其手詩摻執子之袪摻執子之手若與之握別亦執綏而拘迫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禫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苫始占反枕之鴆反

凷苫內反疏云定本無枕凷字禫章善反楣音眉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宮謂圍障之也禫袒也謂不障不於顯者不塗見面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孔氏頴達曰廬者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之孝子居於廬中寢卧於苫頭枕於凷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言說也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

風寒不塗廬外顯處也大夫士既葬故得宫之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葬竟亦然　聶氏崇義曰凡起廬先以一木横於牆下去牆五尺卧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牆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案儀禮鄭注云倚廬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又云柱楣所謂梁闇於中門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謂之堊室今合此下文推之是初喪之廬東倚東壁西

楣著於地但以草夾障之而北戸既葬乃舉楣起之
下加以柱使稍高廣旁加壘墼使稍堅固成室矣而
猶不塗至練則堊其牆使白謂之堊室為飾也至祥
并黝其地使黑彌飾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
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禫以來
降殺之節此論遭喪居廬之禮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

家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常禮也孔疏庾云曾子問三年之喪不羣立旅行此與人立為常者以下經大判為常且曾子問據無事時此有事須言故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居喪常禮未葬不與人並立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言天子事猶不私言己國事公君也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私事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權禮孔疏據曾子問魯公有為為之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孔疏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孔氏頴達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事謂王之政令入于已國也既卒哭則出為王服金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今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避也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國君當亦弁絰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雖弔服而

有要絰異凡弔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黝於糾反堊烏路反禫大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孔疏釋宮文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内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孔疏魯人朝祥莫歌孔子言踰月則善樂作無哭者孔疏以祥踰月作樂故禫時無哭

孔氏穎達曰此論練

及祥禫之節練居堊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已國家事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堊白也新塗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也內中門也樂作矣句釋禫之無哭不釋祥之無哭皇氏謂祥之日鼓素琴句釋祥禫二時非鄭義禫踰月定本作祥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祥已懸八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內不復哭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齊音咨衰七回反期音基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御御婦人也孔疏杜預以為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必為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復寢

不復宿殯宮也孔疏案閒傳既祥復寢謂不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別故鄭注不復宿殯宮也歸謂歸夫家也孔疏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記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首鄭注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不同者喪服注云可以歸是可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案女子出嫁惟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正期不降若惟叔父母姑姊妹遞降九月衆兄弟姪出降九月象笄而折其首為太飾也　孔氏穎達曰此釋禫節

通論孔氏穎達曰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

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

案吉祭吉禘也謂之禘者以諦視昭穆也葢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於廟必祧一遠主故因時遞遷而虛禰廟以待新主之入至此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當秋冬則謂之吉祫當春夏則謂之吉禘春秋閔二

年吉禘於莊公襄十六年傳冬穆叔如晉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非大禘也但此祭在二十七月禫祭之後亦必遇四時當祭乃行之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閔二年五月裁二十二月而遽行吉禘故左氏譏其速若僖八年禘於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則又為大禘與此禘不同諸儒多混而一之故其說多鑿又從御即孟獻子之比御乃比次婦入使之當御復寢乃入内寢即孟獻子比御而

不入之入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 孔疏其臣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曰公之喪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也

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

皇氏侃曰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 熊氏安生曰素在君之所謂此家臣為大夫者素先在君所也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於都邑者也今君喪

皆在至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　孔疏皇說於文便而理不包如熊解則鄭當云素在君所及食都邑之臣今不云及其義疑也

案鄭以此文與雜記不同故以此公為士大夫有采地者大夫士皆其家臣夫古人名分甚嚴恐無士大夫有采地得稱公之理春秋惟楚僭王故其大夫僭公如申公葉公不當以是為正禮且通篇皆辨君大夫士之禮不同不應至此忽亂之又檀弓亦有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句公之喪謂君喪安得此獨異訓

乎疑此所指大夫士與雜記大夫士有内外之異耳君薨未葬以前諸臣以逺近相次入臨至既葬卒哭則都邑之大夫猶留俟練下邑之士卒哭即歸以治民至於既練則任政之大夫猶次於公館以終喪分職之士可歸其家以治職更有親近之士如僕人射人之屬亦留公館以終喪則居堊室與大夫居廬徵不同是此文與雜記未嘗不可通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正義鄭氏康成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孔氏穎達曰此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期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不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案言大夫士者大夫士期而從政故既練可歸不然誰非人子適長方朝夕垩室不與人居而庶子獨棄几筵而歸乎婦人於父母之喪既練而歸今以三年斬衰而同於降服之女於心安乎公羊傳閔子騫腰絰服事既而曰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則不歸者其正歸者其權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次謂不就其殯宫為次而居

孔氏穎達曰父兄尊者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之賜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畧也　孔氏穎達曰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大斂為常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

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此謂卿當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宫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是卿未襲而往栁莊非卿衛君即弔急弔賢也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謂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為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

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方氏慤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　黄氏震曰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者小斂即往為之賜言異恩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

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先悉見反後胡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孔疏直當也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孔疏顧命夾階上刃故知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

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孔氏頴達曰此明君弔大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於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背負壁而鄉南君位於阼階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

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喪賛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

案於士既殯而往者禮之常於大夫亦既殯而往者或君有朝會疾病之事不及其斂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正義鄭氏康成曰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也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於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士先出待君門外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

禮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有喪拜馬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主不拜宋周敵禮拜謝亦主人拜賔之義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問三往壹問壹往所以致殷勤也君弔則復殯服者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為服

孔氏穎達曰殯服則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

小記有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謂臣大斂

君有故不得來殯後始來弔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

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

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

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

為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夫人弔臣禮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為主人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導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於門内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内拜送之主人送於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

拜　應氏鏞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于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待之國君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於門內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

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大夫君之禮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不迎於門外貶於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適子避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之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以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

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為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故鄭云主人無二也

存疑郝氏敬曰大夫君後主人而拜非二孤與

案大夫君必使主人陪其後而拜辟國君也然大夫君拜時主人不拜則亦非二孤矣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

君退必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塗之後雖往不踊也踊或為哭或為浴君退必奠榮君之來孔疏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

存疑皇氏侃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若塗之後不踊 陳氏澔曰前章既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後踊以與前文異舊説殯而未塗則踊

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屬音燭椑歩歴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内說而出也 孔疏檀弓先言水革是從内及外此先言大棺是從外及内屬當梓棺椑當杝棺也 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

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孔疏檀弓

孔子為中都宰則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棺四寸也

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

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孔疏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戰於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椑下卿之罰也大夫依禮無椑今云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時僭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四重之棺屬與椑合一尺大棺八寸水兕革棺共六寸都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為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

椑四寸所餘大棺與屬合為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減二寸厚一尺也士則不重惟大棺六寸
黄氏震曰大棺以其包於外故曰大屬則連屬於大棺故曰屬椑則親身而偪近故曰椑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椁及飾棺之異并碑繂之殊此經論君大夫士等棺椁厚薄之制
君裏棺用朱緑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緑用牛骨鐕

士不綠鐕子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鐕所以琢著裏　孔氏穎達曰此明裏棺之制定本綠皆作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雜金鐕者鐕釘也尚書云貢金三品黄白青色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士亦同大夫用牛骨鐕

存疑孔氏穎達曰隱義云朱綠皆繒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大夫四面玄四角綠士不綠惟用玄也

辨正吴氏澄曰案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緑色無義疏説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緑爲琢則朱玄句絶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衽束之數蓋棺上蓋也用漆

謂漆其衽合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士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惟二束此文是也

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鬊音舜爪側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綠當為角聲之誤也孔疏知綠當為角者綠為色以飾棺裹非藏物之處以綠與角聲相近經云綠中故讀綠為角 王氏讜曰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

音祿呼覺者非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鬠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綠或爲簍　孔氏穎達曰士賤以物盛埋之

君殯用輴攢至其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輴勅倫反攢才冠反幬音道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攢猶菆也孔疏菆聚其木周於外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孔疏若君據天子則當稱龍輴若據諸侯不得云攢上畢塗屋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

攢木題湊象椁孔疏題頭也湊鄉也以木頭相湊向內有似於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孔疏天子之屋四注天子椁有四阿垂而鄉下如屋之簷以覆其上畫塗之孔疏四邊及上皆塗之也諸侯輴不畫龍攢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小裁取容棺士不攢掘地下棺見小要孔疏亦以木覆其上而塗之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　孔氏穎達曰此明尊卑殯之制度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

轝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菆聚輴之四邉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覆如屋形以泥塗之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輴内亦菆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菆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亦中間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大夫殯以幬幬覆也謂棺衣覆之於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攢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攢之又上不為屋也塗

不暨於棺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攢廣去棺遠大夫攢狹裁使塗不及棺耳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而塗之其塗之為火備也帷幛也朝夕哭乃徹帷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熬五羔反種章勇反腊音昔

正義鄭氏康成曰熬者煎穀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

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孔氏穎達曰此明熬穀之異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兎少牢大夫用麇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

存疑　鄭氏康成曰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　孔氏穎達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亦為惑蚍蜉

案熬惑蚍蜉之說頗迂熬有盡蚍蜉無窮恐惑之不勝反足以召之矣敖繼公謂孝子不得復奠故置此

於棺旁以畫其心似為近情云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偽依注作

帷齊如字又才細反翣所甲反披彼義反綏依注音緌揄音遥紐女九反緇側其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邉為黼文畫荒緣邉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或作於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

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揺行則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

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為緌讀如冠緌之緌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池織竹為籠挂於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也荒

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黒黼文於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已相背也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為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偽荒者帷是旁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纁為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象車蓋旁象蓋蕤縫合五采繒列行

相次如瓜内之子以穰為分限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者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翣兩角皆戴圭王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天子又有龍翣二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振容又縣銅魚於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横束有三每束兩邉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用

纁帛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値謂
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為之將一頭結
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
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
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
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庾云兩邉賀云前後各一不
振容不以揄絞屬於池下也畫荒謂畫雲氣火黻三
列錦褚則與君同也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二玄也

齊三采絳黄黒三貝亦降二也翣降兩黻翣角不圭
止用五采羽作緌無絞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
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白布帷荒而不畫一池在前
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紐降玄用緇猶四紐連四
旁也齊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耳翣降二黼前
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邉為四戴也二披用纁通
兩旁則亦四披也鄭注以華道路及壙中以翣入壙
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　陳氏澔曰披亦如

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通論陸氏佃曰素錦褚即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為幹爾知然者以君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從可知也士布帷據此蒲席以為裳帷亦如其幹爾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皆戴綏戴玉者必戴綏戴綏者不必戴玉綏旄也知然者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

翣知之也

存疑陸氏佃曰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所謂拂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紼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下周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以此

案戴以繫棺與柳材披又繫於戴出帷外兩旁挽之在道曰紼在墓曰引與戴不同陸混而一之非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

布大夫用輴依注音輇市專反綍音弗篠音保國依注注亦作輇比必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孔疏與檀弓違故知非也輴當為輇聲之誤孔疏此從雜記文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孔疏皇氏云尊卑皆用輇差異在飾棺則前經棺飾是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孔疏此經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經當云引而云綍與碑者初在塗後遂窆葬故鄭云連言之碑桓楹也孔疏碑桓楹者鄭云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綍二碑故云桓楹謂每一碑樹兩楹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

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紼或為率　孔氏頴達曰此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紼之等輴國皆當為輇輇則蜃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諸侯紼有四碑有二所天子則六紼四碑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御者執之大夫二紼二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紼各穿之也士二紼無碑手縣下之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内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

御也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鹿𡨋之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輴以此約之諸侯殯以輴葬用輴明矣大夫朝廟用輴殯與葬不用輴也士朝廟用輁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輁軸　彭氏汝礪曰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輻則曰輇車開元禮謂之鼈甲有似於蜃

案乘車皆高而有輻惟重車則卑而無幅其輪以全木為之故謂之輇亦謂之輲以迫地而行亦謂之蜃

車車中惟此用四輪最安固而不傾故以載棺天子
於輪畫龍有似於盾詩龍盾之合故謂之輴其實輴
與輇一也國車役車也形制並同但或用兩輪不似
輴輇之必用四輪耳以兩輪共一軸故謂之輁軸其
實國車團車亦一也鄭孔過泥字形謂朝廟在塗至
葬所三易其車棺升車下車易傾側不幾以人之親
痁患乎禮曰端衰喪車皆無等則所以别尊卑在棺
與棺飾而不在車即在車亦在畫龍不畫龍及色之

飾其車者而不在車之屢易也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依注作窆彼驗反咸依注讀為緘古鹹反毋音無

正義鄭氏康成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為斂與斂尸相似咸讀為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綍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

後以紼繞碑閒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
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
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横貫
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為縱舍之節大夫士旁
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惟天子葬有隧今
齊人謂棺束為緘繩咸或為掝　孔氏頴達曰此論
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此屬車之綍
以繫於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

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喧譁以鼓封者擊鼓為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大夫卑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綍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

輓之而下也天子則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諸侯不重鹿盧前碑後碑各一綍其餘二綍在旁人持而下棺耳經云用綍去碑謂前後綍耳在旁之綍無碑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正義鄭氏康成曰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

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槨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　孔氏穎達曰此明所用椁木不同君諸侯也諸侯用松心為椁材大夫以柏為椁不用松心士又卑用雜木也椉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

寸雖有此約無正文可定也

案孟子言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則鄭孔所云棺椁厚薄之異未必確也特考古者不可不存其說耳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正義鄭氏康成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　孔氏穎達曰此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柷如漆桶是諸侯棺椁所容也壺是漏水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

所用也　方氏慤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正義鄭氏康成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吳氏澄曰言君之椁有物裏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

案裏椁當與前裏棺同或亦君朱大夫以玄歟虞筐

疑亦前所謂熬加魚腊者士遣車不載糧無魚腊則不虞筐可知已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八